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十九回 使教習殺弟殺母 受驚嚇買櫬收屍

詞曰：五霸桓文爭勝，七雄秦越相爭，宣尼道大不能行，游說儀秦同競。

禮樂京微鄒魯，兵戈戰鬥齊秦，春秋筆削絕麟經，水火生死憫念。右調西江月

話說這位溫大人，乃是當日李大人的門生，今日奉旨左軍都督府，一路下來，船抵此處，聽得水手船家兩下喧嚷，步出船倉，瞧見李雷二公子，就請過船。二公子上得船來，抬頭只見溫大人，面如紫玉，唇若丹朱，五柳鬚鬚飄於海下，身體壯高，一表人才。二人進倉行禮，坐定獻茶，茶畢，溫大人說：「二世弟，坐船意欲何往？」二公子說：「世兄大人，小弟之苦，一言難盡！」溫大人一聽，一聲咳：「世弟，怎麼講？想大世弟在南京，馮承受與他一方金圖章，專拿叛黨，家下十分豐富。想老恩師母與二世弟，一定納福。怎麼這等講來？」二公子說：「是，世兄大人不知，小弟與家母，被哥哥逐出，另住一處。他所作所為，世兄一路下來，未免不知。別事都可，如今最可惡者，王志遠不認女婿，設計相害，虧鮑真人搭救。如今我哥哥反定了王志遠之女，所以我母子無計可施，只得叫船同母親趕奔南京，去告訴馮世兄，要他作主。故而在此得遇世兄。望世兄大人解說解說。」溫大人聽見此言，心中大怒，道：「我在京都，已久聞這個奴才，他稱為活閻羅，行的惡事，不計其數。我只道耳聞是假，今見二弟所言，卻卻是真。我今順籠溧水，要去教正他一番。世弟與老師母請回，不用上省。有我前去會他。」二公子相謝，辭了過船，稟知老夫人，吩咐回船歸家不提。

且說溫大人送過了李雷，到後倉請出一位英雄，乃是溫大人拜過的盟弟，姓趙名奎光，是鮑真人徒弟，武藝精通，法術精明，飛牆走壁，綽號叫做靈霄坐客、玉帝來仙。按這本書上，此位是第一個英雄。當下弟兄商議，溫大人說：「趙兄弟，我進城去教正李雷。依我便罷，若不依我，就割他腦袋。」趙爺說：「哥哥進城去勸李雷，也要看事論事，不要執性。去時千萬把馬爺帶去。」溫大人吩咐馬爺備了牲口，伺候大人上岸，領帶馬爺騎了坐驢，手下跟隨數人，一直進城，來到李府門首。有爺們趕上前去喊一聲：「呔！門上有人麼？左軍都督府溫大人到了，快快通報。」有人報知張三，張三忙出門見了大人，打了個千兒，接了帖子，復進大門，一直來至南書房，見了李雷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大人到了。」說是那個大人？回道是左軍都督府溫大人到了，現有帖子在此。李雷叫聲：「張三，你膽子過小。原來是個兵頭兒，就如此大驚小怪叫？你把帖退去，說不敢當。請在正廳相見。」是張三答應，走將出去，把大人請進。大人帶了馬爺來到廳上坐下。

且說邵青便問李雷道：「大老爺，這個大人是誰？」李雷說：「老邵，他是我爹爹末後門生。他當日未得時，每日在我家吃飯。如今做了官，定拉下債來，與我借幾兩銀子。到要出去會他一會。」說罷，整衣步出前廳，說：「世兄，你榮任浙江，真正可賀。」溫信忠說：「你且坐下。聞得你做得好事！怎麼把老恩師母與二世弟都逐出外邊？這也罷了，王志遠那老匹夫，不認二世弟為女婿，你這奴才喪心，把弟媳都定起來麼？」李雷一聽，說：「你這些話到那來的，聽誰人言語？你來嚇唬與我？」溫信忠一聲大喝，說：「好奴才！適才老恩師母與二世弟叫船上省，去見馮承受找你算帳，遇我勸回。你都不知王法，私造火牢土牢，又有什麼相思椅，又有妖僧習學彩陰補陽，狂害婦女性命。你罪在彌天！更有何說？」李雷聞聽此言，全無懼怕。他退至屏風後，悄悄跑到書房，叫聲：「老邵呀！溫信忠這個狗頭，他欺罵我大老爺，依你怎樣辦法？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快傳四樓教習去拿住打孤拐，然後又出門，叫張三關了大門就是了。」李雷復又出來，道：「溫信忠，你敢罵我麼？叫人快傳四樓教習來，叫張三把大門關了，好打這奴才的孤拐。」不一時眾教習來到，一齊吶喊，齊奔前廳。正欲上前，只見溫信忠冠帶，乃是一位大人，一個個不敢上前。馬爺見了，手握腰刀，厲聲大喝道：「我把你這些群鼠之輩，封疆大臣，誰敢動手！」回頭叫聲：「大人走罷。」溫信忠氣得面如土色，同了馬爺只得出了大門，上馬出城，下船進倉坐下，將此事對趙奎光說了一遍：「我如今趕上南京，去見馮大人便了！」

且說李雷見溫信忠去後，來與邵青商量，心中倒有些膽怯。叫聲：「老邵呀！我想溫信忠此去，定上南京。此事怎樣辦法，如何是好？」邵青道：「如今只有著溧水縣來辦兩席酒筵，備下三千兩銀子，叫他前去送與溫信忠，哀求大人不可上省。」李雷聞聽大喜，即刻差人去請知縣。不一刻藍老爺請到南書房，請安已畢，李雷叫聲：「老父師，我有一事相煩。」藍橋說：「大老爺有何差遣？願效犬馬之勞。」李雷就講：「溫大人來此，是我大老爺一時不和，同他淘氣而去。惟他上省去見大人，責備下來，到底不好看相。故而請老父師到他船上，將我三千兩銀子並兩桌筵席送去，求大人個人情，不上南京。老父師之定局加升，都在我身上。」藍老爺聞言大驚，無奈只得允諾。李雷吩咐將筵席辦齊全，裝上食盒，三千兩銀子一並齊全，著人挑抬，跟隨知縣出了大門，來至碼頭，忙將手本投進。溫大人看了手本，筵席一概不收，今日不見。知縣著急，跪在船頭哀求告大人。大人傳見，藍橋參見大人，將此事相求。大人准了情，只得收下。知縣叩頭謝過，上岸進城，回覆李雷不提。

卻說溫大人收了銀兩並酒筵，趙奎光叫聲：「哥哥如今收了他的銀子，不用上南京了。」大人說：「兄弟，你把哥哥當做誰人？我是權且收下，轉送與師母與二世弟受用。」趙奎光說：「哥哥，此事交與兄弟去辦。哥哥快寫一封書信去，將我名姓寫在上面，叫二公子把洞房收拾齊整，今夜三更等我到桑南岡，把王素潔小姐盜來，與二公子成親。」大人聞言大喜，即刻寫了書信，差人將酒席並三千兩銀子抬挑上岸，轉彎抹角來到保賢橋下李府門前。叩門，裡面李善開了門，問明白了，進內報知李夫人，將書拆開一看，心中大喜，吩咐收下，賞了來人的封子。眾人回船，稟過溫大人。趙奎光吩咐擺了香案，文房四寶齊全，自己跪下，通誠一遍。只見鮑真人臨帖寫了幾個大字，趙奎光謝了，收起桌案。溫大人問道：「可有李雷的事？」趙奎光說：「哥哥，此事乃是天機不可洩漏。」二人入席飲酒，飯畢，趙爺辭別大人，上岸而來。溫信忠開船上任不提。

且說李雷得了知縣回信，氣得三屍暴跳，七竅內生煙，與邵青說道：「我白白送三千兩銀子與溫信忠，皆因他要上南京去。惹出這場事來！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不用著急，依門下，將窮李二弄掉了，豈不斬草除根？」李雷道：「因他有手足之情，如何相殺？」邵青叫聲：「大老爺，他若上南京，那時無手足之情了。」李雷聽得此言，叫傳西樓教習張天印。「是」答應一聲，去不多時，只見張天印來到書房，叫聲：「大老爺有何差遣？」李雷叫聲：「張天印，可曾帶刀？」說：「是，現在身邊。」「你可會殺人麼？」「大老爺，叫小的殺那一個？」邵青接口道：「叫你殺窮李二。」張天印叫聲：「邵先生又來取笑，大老爺嫡親手足，你叫我去殺他？」邵青道：「大老爺，張教習不聽我的話。」李雷大喝一聲：「你不殺窮李二麼？」「大老爺，尊意要殺，我去殺來，這有何難！」邵青道：「張教頭，還有個順手代掉了吧。」「邵先生此話怎講？」邵青道：「還有個老嫗，也撩得了吧。」「哎呀！大老爺，太太都殺起來了！」李雷又喝一聲：「我大老爺叫你殺，你敢不殺麼！」「是」張天印答應一聲，出了書房，吃了一飽牛肉燒酒，到自己房中收拾停當，將近二更出了天井，帶著鋼刀，步子一起，上了高，越牆而走，遇房過房，來至保賢橋下。上了屋，早見書房秉燭，二公子靜坐，口中自言說：「也該來了。」張天印竄下天井，一聲吆喝「俺來也！」一腳踢開書房門扇走進。二公子一見，渾身發抖，叫聲：「大王饒命吧！」張天印道：「俺不是大王。」手執鋼刀，叫聲：「二公子，你好好不要聲張，我並非大王，是你哥哥差來殺你母子兩個。快快把頭伸長些，免得我費事。」二公子聞聽殺他母親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顛顛驚驚連忙跪下，叫聲：「爺爺呀！你殺我一個，千萬不可殺我母親。就死黃泉，定當相報。」張天印叫聲：「公子，你把雙睛緊閉，不必多講。」公子聽說，只得閉眼待斃。正欲閉眼，忽聽一聲響亮，張天印跌倒在地，又不見動靜。

睜睛一看，只見那人頭落地，鋼刀丟在半邊。公子不覺失聲喊道：「不好了，殺了人了！」老家人聽見，連忙出來一看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此人是誰殺的？」公子回說：「我不知。」李善急即報知老夫人。夫人嚇得魂不附體，走進書房看罷，叫聲：「兒呀！怎樣將人殺死？豈不要償命！」二公子說：「母親，此人是哥哥那裡差來殺我母子的。方才叫我閉眼好殺，不知怎麼一聲響，

他被人殺了。」夫人聽得大哭。二公子也哭將起來，三人鬧成一處。聽得天井中有人哈哈大笑，走出看時，不見其人。又聽說「是我趙奎光來也。」公子說：「原來是趙爺到了，快請相見！」趙奎光現身，走進書房，叫聲：「老伯母，是我殺的，你們不要驚慌。此人是李雷差來殺伯母師弟的，名叫張天印。方才要殺師弟，是我一劍誅之。不必聲張，回來等我，叫你令兄抬棺木前來收屍。」夫人公子半疑半信。公子又問趙爺來歷，趙爺說：「我乃鮑真人徒弟。」細說一遍，公子方才放心，雙膝跪下，叫聲：「師兄，真乃是我救命恩人，權且拜謝！望乞施展法力。」趙爺連忙攙起。老夫人吩咐將現成酒席擺上，款待趙爺。公子相陪，趙爺用了數杯，起身說：「到令兄那邊走遭就來。」言罷，出書房而去。

且說李雷與邵青坐在書房談心，說：「張天印此刻不回，是何意見？」邵青說：「此刻差不多該回來了。」說著，頭上就像釘戳了一下。邵青吃了一驚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你平日拿我開心也罷，如今些爺們也拿我開起心來了。似乎有個東西戳了一下。」李雷著手下人退去。邵青頭上又被一戳，用手一摸，鮮血淋漓，「哎呀」的一聲，李雷叫聲：「老邵，我叫家人退盡了，又是那個戳你？分明活見鬼。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，這血難道是假的？此地住不得了，有了妖怪！明日請三清觀道士拿他。別處去吧。」二個起身，離了南書房，又進內書房，將才坐下，李雷覺道頸項也戳了一下，連忙叫人找尋，並無蹤跡。說著又戳了一下，用手去摸，鮮血直流。叫聲：「哎呀！不好了，家中見鬼了？」邵青說：「大老爺不好了，倒運了。」只見天井中一聲大喝：「我把你這奴才，罪該萬死！家中起造火土二牢，種種惡事，也難盡言。你良心喪盡，差張天印前去殺生母胞弟，普天下可有你這沒人倫的畜類！若非吾到，此刻你母弟喪遭毒手。張天印是我一刀誅了，如今屍首在彼，好好差人前去用棺木收回。你這奴才，再要起歹念，定取你二人狗命！」李雷一聽，毛骨悚然，站起身來連忙打躬，叫聲：「大仙請回，我這裡差人前去收屍罷了。」趙爺說：「不行，我要看你行事才罷。」李雷即刻叫人拿經折到四平店買付棺材，去收張天印屍首，打掃乾淨，寄在城外庵中。趙爺看得明白，回到保賢橋，到書房。二公子問道：「師兄，可曾傷我哥哥性命？」趙爺說道：「令兄不遭我劫，後來自有正人降服。」公子吩咐暖酒擺肴饌，二人坐下飲酒談心。只飲到三更時分，忽聽得門外聲音喧嚷，喊叫「快些開門」，敲門甚急。老家人連忙來開門，不知何事，且聽下文分解。